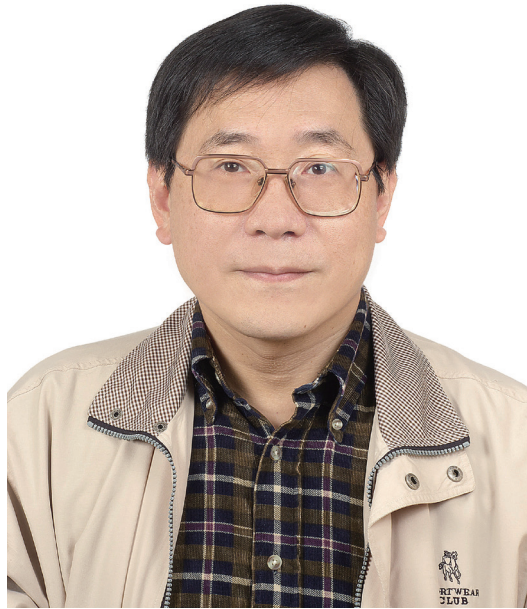


# 獨行踽踽，豈無他人

孫天心\*



## 一、我研究藏緬語的歷程

藏緬語分布於中國西南、印度東北、以及尼泊爾、巴基斯坦、不丹、緬甸、泰國、寮國、越南等地，是確定與漢語有親緣關係的龐大語言群體，漢語與藏緬語共同組成漢藏語系，為世界母語使用人口最多的語言集團。我長期致力藏緬語研究，明確的目標是針對「藏文化圈」內的藏緬語，採用一手語料進行共時結構分析，並藉由歷史比較釐清其譜系關係。

我初次接觸的藏緬語是藏語，時間是 1980 年。當時我就讀臺灣師範大學英語研究所，所方容許學生選擇非英語作為碩士論文題材，已有學長撰寫阿美語、維吾爾語等民族語言的論文。恰好輔大語言所好友吳豐彬與我志趣相投，

\* 中央研究院語言學研究所特聘研究員

曾協助我學習藏文，我對這種印度系統文字背後的語言深感著迷，於是決定學習藏語。當時，臺北附近能找到旅居臺灣的中老年藏胞。我很幸運的結識來自四川若爾蓋縣轄曼鄉赫拉村，母語流利完整的嘉楊丹增先生。在他熱情教導下，我開始學習安多藏語。那時大陸出版品不能流通，僅能憑著學生身分去中研院向研究人員借閱，或在圖書館特藏室閱讀。感謝史語所丁邦新院士、龔煌城院士提供適時協助，得以見到《中國語文》、《語言研究》、《民族語文》有關藏緬語的重要論文。當時每讀到一篇金鵬、瞿靄堂、譚克讓、孫宏開、戴慶廈等前輩專家的新作，那種如獲至寶的興奮心情，如今記憶猶新。

轄曼話的語音，在安多藏語中很有特點。當時國外學者如張琨、謝蓓蒂等已注意到拉薩藏語元音有舌位高低的元音和諧現象，然而轄曼安多藏語的現象則屬於「元音反和諧」，雙音節詞前音節的中元音會受後音節高元音節制，異化為相應的低元音，這在藏語乃至世界語言中都十分罕見。我碩士階段的研究課題是若爾蓋藏語的共時音韻及歷史演變，論文在曹逢甫、龔煌城二位老師指導下於 1981 年完成，後由日本東京外國語大學亞非語言研究所正式出版。碩士畢業後，先任教於清華大學中國語文學系，隨後於 1986 年應聘於中央研究院史語所語言學組。這段期間，我繼續追隨嘉楊先生學習安多藏語，1988 年赴美國伯克萊加州大學攻讀博士學位前，已蒐集 500 多頁的筆記語料，完成了對安多藏語的示證式比較細緻的研究。

我加大時期的業師，是藏緬語專家 James A. Matisoff 教授，他當時正積極推動「漢藏語同源詞詞典」計畫，開展構擬古漢藏語詞彙的浩大工程。我與一批有志於漢藏語研究的博士生有幸參與，包括羅仁地、韓哲夫、David Solnit、Toshio Ohori 等學長同學。美國求學期間，由於暫無條件研究藏語，我將研究目標轉向藏南珞瑜地區的達尼語，決定以達尼語歷史比較為課題撰寫博士論文，於 1990 年親赴西藏南部蒐集達尼比較材料。我的論文總結了當時文獻與調查材料能涵蓋的所有達尼方言語音演變規律，為古達尼語進行初步的語音構擬及語支劃分，認為達尼語應屬獨立的藏緬語支，目前已是國際學界共識。

1993 年畢業後，我返回中研院史語所研究崗位。二十餘年來，在藏緬語前輩戴慶廈教授，本所龔煌城院士、何大安院士鼓勵下，再度將治學重點轉回四川地區的藏語及相關藏緬語。

藏語方面，我在四川田調時，發現分布在藏、羌、嘉戎交界山區的農區藏話與主流藏語方言差別較大，歷史發展特殊，曾執行多個專題計畫探究阿壩州、甘孜州的藏語方言。經過不輟研究，識別出熱務溝、求吉、色爾壩、卡龍、達古、沙石多、南晴朗等過去罕為人知的獨特藏語，對促進藏語方言學進

步做出了貢獻。發掘藏語語言現象的過程中，也深化了對語言類型、語言接觸等課題的認識。

羌語（即「爾瑪語」，漢藏語系羌語支的代表語言）方面，我在碩士求學階段，曾與旅居臺灣的羌語母語人合作研究，有論文發表。近年來，我有機會重拾羌語研究，針對數種羌語進行專題研究，發現黑水縣的西北部羌語存在成套的音位性小舌化元音及特殊的「受影響者標記」動詞曲折形態，這都是過去研究者忽略的重要語言現象。

嘉戎語群方面，我從 1996 年起深入研究嘉戎語群語言，以及周邊的綽斯甲、霍爾兩群語言。通過歷史比較，我發現它們共有重要的形態與詞彙創新，存在密切的親緣關係，共同組成「嘉戎語組」。多年來，我對嘉戎語組的共時結構持續進行系統調查研究，發現諸如音高重音（pitch accent）、聲調重音（tonal accent）、小舌化元音（uvularized vowels）等漢藏語系罕見的語音現象，以及動詞詞幹變化、非實然情貌、狀貌詞、認同等第、泛稱屬人論元等重要形態句法課題，研究成果已陸續發表。

## 二、省思與建議

藏緬語詞形、結構均較漢語保守，其中豐富的語言現象尚待充分發掘。我雖然長期浸淫於藏緬語研究，然而藏緬分支龐雜，基礎研究缺乏，處於「百廢待興」的狀態，個人的自我定位仍是「學然後知不足」的學習者。弱水三千，唯能汲取一瓢飲。藏緬語多分布於邊境敏感地區，過去外地學者難以一窺堂奧。隨著中、緬、不丹等地區逐步開放，目前情況已有改善。學界關注漸多，藏緬語也日益為理論語言學及語言類型學重視。盼望今後更多臺灣學者投入研究陣容，大家共同努力，使本學科得以突飛猛進，迅速趕上如印歐、南島等語系的研究水準！